

Selected papers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shan
County, Xinjiang

田卫疆
赵文泉

主编

鄯善 历史文化论集

吐鲁番·鄯善文库 系列丛书

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鄯善县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著名的苏贝希史前文化遗存,以及众多古城、戍堡、烽燧遗址是古代西域文明和丝绸之路历史的见证。

这里还是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艺术的发源地之一。

近代以来,在这里相继出土问世的诸多历史文化珍宝更是震惊中外,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新疆人民出版社

Selected papers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shan
County, Xinjiang

田卫疆
赵文泉
主编

鄯善 历史文化论集

鄯善历史文化论集
PDG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鄯善历史文化论集 / 鄯善县委《吐鲁番·鄯善文库
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3

(吐鲁番·鄯善文库系列丛书)

ISBN 7-228-09762-9

I. 鄯… II. 鄯… III. 文化史—研究—鄯善县—
文集 IV. K294.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98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23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总序

吐鲁番是新疆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资源富集，环境奇特，是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华夏灿烂文化的活化石，西域丝路精妙绝伦的博物馆，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欢乐园。而作为吐鲁番地区的一个重要县市，吐鲁番旅游东线的主要区域——鄯善县，其悠远辉煌的历史和独特灿烂的文化既是吐鲁番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吐鲁番乃至全疆占有极显要的位置。

鄯善县位于天山东段吐鲁番盆地东缘，东望沙漠与哈密相连；西与吐鲁番接壤，南是漫无边际的大漠，北越天山毗邻草原；自然风光绮丽，交通四通八达，由此奠定了自古迄今万国来朝于古丝路通道咽喉的重要地位。

鄯善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活动、多种文明交汇的故地，汉代以后，鄯善就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往来交通的重要门户，更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事务、屯垦戍边的战略要塞。柳中古城的残阳，令人着迷的“大海道”遗迹，似乎都在无声展现它往日曾有过的华彩，还有那境内残存的不同时代的70余处重要的名胜景点，无一不是其丰厚历史文化的有力佐证。

在自治区博物馆里，有近30%的文物出自鄯善，在吐鲁番博物馆里，鄯善文物占到了60%以上，文物大县的地位也由此而奠定。在鄯善诸多的文物景点中，有从远古时期的苏贝希文化遗存到汉晋时代的吐峪沟佛教壁画，有从唐代设置的蒲昌县到清朝著名的额敏和卓故址，还有今天巍然伫立在县城南部柳中城址的颓垣残壁，它们无不具象性地展现了其历史文化的悠久和丰厚。千佛洞的壁画艺术，木卡姆广为流传的悠扬歌声，以及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等等，多种文化的荟萃胜迹印证了不同时代各民族人民承传和创造鄯善地域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这也正是鄯善令人

神往的魅力之所在。

鄯善的物产资源尤为丰富，除了享誉中外的无核白葡萄、甜瓜和西瓜，以及优质长绒棉，还有蕴藏量颇丰的石油、天然气、煤、铁、金和大理石等。正是在这片堪称“天然聚宝盆”的热土上，各族人民团结一体，建设美丽家园，维护祖国统一，谱写了一曲曲华彩乐章。

鄯善的历史文化那样厚重辉煌，鄯善的自然景色那样耀眼夺目，鄯善的风俗民情那样令人陶醉，然而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人们迄今对其历史文化的认知程度与其浑厚丰富的内涵相比尚有一定距离，甚至存有诸多盲点和不尽人意之处，使得我们今天依然感到解读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和继往开来的不小难度和诸多困惑。

为了使尘封已久的鄯善展露出清秀俊俏的真容，并令中外读者对此能有一个真切的认识和了解，鄯善县委按照地委提出的“文化立区”发展战略，积极贯彻“提升中线、开发东线、准备西线”的旅游发展方针，从致力于开掘、整合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提升文化建设水平的角度出发，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人编撰了这套《吐鲁番·鄯善文库》系列丛书，借以全面系统地介绍鄯善的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经济社会和风俗民情。历史流转的跌宕起伏，再创辉煌的激流勇进，尽在这套丛书之中。

《吐鲁番·鄯善文库》对外将树立文化鄯善的整体形象，促进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渗透，使鄯善悠久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吐鲁番·鄯善文库》旨在鉴古知今，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旨在将文化建设的力量熔铸到社会发展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以此来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推进和谐吐鲁番的建设，开创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是为序。

孙昌华

2005年10月

前言

——亟待深化的鄯善历史文化研究

鄯善县历史作为吐鲁番盆地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十分绚丽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但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则源于上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对于吐鲁番地区文物的劫掠,因为不少文物就直接出自鄯善县境内。随着人们对吐鲁番盆地文明的探索,鄯善县的过去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叙述鄯善历史不能不从其名称开始,说来也颇是趣闻。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陕甘总督的崧藩奏请增改府厅州县,鉴于当时的“吐鲁番直隶厅同知”管辖的地域宽阔,收获颇丰,而辖下之“辟展巡检辖境甚远,物产颇饶,为东南路通衢,拟请分划地粮改升为县,地为古鄯善,即名曰鄯善县”。二十八年,清朝“升辟展巡检为县,改名鄯善,为吐鲁番厅属邑焉”^①。于是,出现了在唐朝时的蒲昌县境设立鄯善县治,而于昔日的鄯善县境内置立诺羌县治的情形。这种现象在新疆地名衍变过程中屡见不鲜,例如汉唐时期的轮台县址就在天山北部,学者们往往将这种情况简称为“地名搬家”。

^① 《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历史”。次年,首任知县何象堃到任执政。

但是就目前研究所见,清末“鄯善”地名搬家则不像以往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似乎与古西域地区各民族的移动流徙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我们发现,当汉文献里使用一个很古的鄯善地名称呼今天“鄯善”县的时候,本地的少数民族则使用同样一个古老的名称“辟展”来称呼鄯善,众所周知,“辟展”即唐代“蒲昌”地名的译音^①。一般认为“蒲昌”源于“蒲昌海”,亦即汉代文献里的“盐泽”,今天的罗布泊地区。所以,这一称呼尽管同汉文的鄯善名称不对称,但就其历史内涵而言可谓异曲同工。当然,若单纯从空间观念上考虑,这两个地名似乎都与历史上的“鄯善”地界相去甚远。

鄯善名称脱胎于楼兰。

作为西域古国之一的楼兰城,丰富的考古文物和文献都证实其存在历史的久远。汉文帝四年(前176),在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书中称道:“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疑为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是年应是我们从文献里最早知道楼兰名称的时间,也被认为是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进入西域并进行统治的时间,楼兰此时当为匈奴属国。《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载道:“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按这里所谓“姑师”,一般认为即车师,即今天的吐鲁番地区,盐泽则指后来的罗布泊。

据此可知,姑师是一个濒临罗布泊,并与楼兰接壤的城镇^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如此,两地俱“当空

① 冯承均:《楼兰鄯善问题》,《辅仁学志》三卷二期。

② 王素:《高昌国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6页。有人以为前者位于盐泽之西南侧,后者位处盐泽西北侧。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13页。

道”，“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①，还是连接西域及以西地方与中原汉朝的交通中介，以及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西域的通道。无论汉军攻破姑师，抑或匈奴南进楼兰，皆以此进入退出。

汉元凤四年(77)，大将军霍光派遣的傅介子以“负汉罪”，杀死楼兰王，汉朝立王弟“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同时，应新王的请求，“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在楼兰国境内的伊循城堡荒屯田，汉朝还设立伊循都尉对此进行管理^②。

一般认为楼兰国都自此迁往南部的伊循城。而楼兰易名为鄯善则在汉人眼中则有故楼兰国从此背匈奴向汉，改恶从善之意。地名“鄯善”显然只能是一个音的义兼顾译称。至于地名“鄯善”的原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资料所限人们依然未知。考虑到资料里经常出现的鄯姓氏族名称，有人参照西域常以氏族名称作为国名或地方称呼的习称，认为“鄯善”的原名可能为显贵氏族或王族的名号^③。

按唐朝时文献《沙州图经》中记载，“胡人呼鄯善为纳职”^④，盖因为此间有部分鄯善人曾迁居至哈密一带，并于此筑城生息之故，这些胡人“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也”。唐贞观四年(630)，唐朝于“鄯善胡所筑之城，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卷96上《鄯善传》。

③ 余太山：《楼兰、鄯善、精绝等的名义——兼说玄奘自于阗东归路线》，《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如《周书·鄯善传》中记录的西魏大统三年(542)，有鄯善人“鄯米率众内附”，以及《沙州图经》记载的一位后迁居高昌地区的名为“鄯伏陀”的土著。

④ 《沙州图经》。

置纳职县”^①。该地“东北至伊州一百二十里”。实际上早在此之前,“后魏后周”时期,公元4世纪末起,鄯善土著的足迹已经进入该地区^②。“纳职”名称显然是一译语,究竟为何种胡语尚不得而知。由此可见鄯善地名又是一个随着该地居民的流徙而经常变动的名称。名称变易,且地点也面目全非。

鄯善土著居民迁徙的史实还揭示出,当时鄯善地区的鄯姓居民曾同吐鲁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鄯善县一带交往密切,如成书于公元866年的《沙州图经》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今哈密西南),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如此看来,从古鄯善地行至今鄯善县境似乎并不很困难,由此推想,则清末人将唐朝时期的柳中、蒲昌县,宋代之“宝庄”,元明时期的“鲁古尘”,清代的“辟展”这一带地域统改称作“鄯善”,不应看作是发思古之幽情那样简单,实在是有其更深层的含义。

二

汉代之前的鄯善概貌因缺乏相关文献证实,所以我们把此前的鄯善历史统称为“史前时期”。这一时期鄯善概况唯有从近人在鄯善境内的考古发掘资料里寻找线索。目前考古发掘的新收获揭示,今鄯善县境无疑是

① 《旧唐书》卷40《伊吾》。

② 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33页。

最能展示新疆史前文明光彩的地方。这一点需要特别予以指出。位于今迪坎尔乡东南地区,以及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力村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曾采集到许多石叶、石核、刮削器、斧形器等原始人们使用过的石制品,反映了大致在 1 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在该地的绿洲与河谷地带已经开始有人类的活动和流徙,他们应是今天鄯善地区居民的最早先祖。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鄯善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特点的古墓葬,其中最著名的有洋海墓葬、苏贝希墓地等,近人按照考古学文化分类形式,将在吐鲁番发现的诸多具有苏贝希墓地类型的墓葬形式以及所代表的文化称之为“苏贝希文化”。苏贝希文化向我们真实揭示了公元前 1000 年至西汉以前青铜器和铁器时代鄯善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情况。

当时这一带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活动,兼营农耕,如在洋海和苏贝希墓地都曾出土马鞍、马笼头等器具,洋海墓群里出土的葡萄藤说明鄯善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种植葡萄的技能。该地手工工业的浮现则在出土的陶器制品、毛织品和木器用具里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木器种类之多和器物上所雕刻的精美图案尤其令人惊讶。这一时期各种青铜器物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如墓葬里陪葬的铜管拱战斧、刀、锥,各种饰物等。墓葬中男性身旁的随葬品一般是弓箭,而妇女则多以纺轮作为随葬物,这说明男女之间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工。家族墓地的规模浩大,其中所呈现的某种差异性和不同则隐示着阶级关系的复杂化倾向的出现。

洋海、苏贝希等墓葬群还展示了史前时期当地居民

们的文化和原始宗教状态,该地的彩陶工艺和图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如多为几何纹状,时常以二方或四方连续构图。在出土的木桶和木梳上所雕刻的动物和纹形布局精细,技法熟练。洋海墓地中还发现了3件弹拨乐器——箜篌,它们分别出土于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乐器制作结构十分相似,此被誉为中国音乐史的重要发现。墓地里出土的人头盖骨上多处见到有人为穿孔的现象,学者们经过与周邻各地出土文物比对研究,发现这一习俗在新疆查吾呼沟等遗址,甚至中亚等地都有过发现,据推测可能属于原始巫术,用于辟邪消灾,是史前时期人类精神寄托的一种独特形式。这一结论还因为墓葬里出现的不少“木形雕像”而得到进一步补充^①。苏贝希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西边中、西亚等地早期文化的滋润丰富,也有明显来自中原地区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如该地居民头上戴的高尖帽,以及乐器箜篌就同中亚地区同时代出土的文物比较接近。其装束服饰还与伊犁河谷地区出土的早期塞人的青铜器雕像极为相似。而在彩陶纹样方面又与中原地区传入到甘、青等我国西北地区遗址中的文物也十分相似。鄯善县境内早期文化形式中较多地保持着塞人特点证明该地早期居民成分的血统来源状况。塞人是古代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势力强盛的游牧部落群体,人种属于欧罗巴人。该地区文化的这种多样性特点与其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位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依然有待于继续深层探究。

^① 刘学堂:《新疆地区史前木雕人像的发现与研究》,《新疆文物报》1999年5月5日。

三

两汉魏晋时期,位于今鄯善县境内在的“柳中城”开始发展成为高昌地区军政要地之一,而且在沟通高昌地区与南边楼兰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要道作用。

柳中城古址位于今天鄯善县境西南,距离吐鲁番市40多公里,它不仅一直是连接吐鲁番盆地与中原地区关系的通道,还是两汉魏晋时期吐鲁番历史的标志性遗址。柳中城在汉朝时期即是向西与高昌绿洲连接,东南与河西走廊的敦煌接壤,同时还是阻断匈奴南下西域的咽喉,战略地位尤显重要。按《史记》中记载,该地在西汉早期已经是汉朝治理西域地区的重要军政要地。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元狩中击破匈奴右地,河西走廊被打开,汉朝于此置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由此畅达,姑师、楼兰的交通枢纽地位益显重要。《汉书·鄯善传》记道:“初,汉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足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①早年冯承钧先生

^① 《汉书》卷96上《鄯善传》。

曾怀疑,从上文推论以及同书记载所谓楼兰王辩解“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可知。则虏楼兰王之地应在今吐鲁番以东之地,不在罗布泊南。所以楼兰鄯善的北界应当很远^①。自然在此过程中,柳中城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东汉永平十七年(74),在经过西汉末一段不长时间的匈奴统治之后,汉朝重新启动对于匈奴的讨伐,是年冬,汉朝的“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耿)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②考西汉政府西域屯田都是在高昌境内。而东汉则改在柳中城,并且将管理屯田的官员放置在该地,说明汉朝对于柳中城在西域地区重要战略地位性的关注。

匈奴在获悉汉朝屯田柳中之后,即于次年发兵进攻汉朝屯田区域,关宠率众将士同匈奴骑兵血战柳中城,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柳中,耿恭则被迫带领余众退守疏勒城(今奇台县),一直坚守至第二年汉朝援军收复柳中等地。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班超受命平定西域,被委任西域都护,驻节龟兹(库车县)它乾城,同时继续置设戊己校尉,领兵 500 人屯守高昌壁,戊己校尉派兵到柳中地区屯垦守护,该地农业因为屯田士卒的垦殖荒地而得到很大发展。安帝永初元年(107),由于都护任尚的

^① 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33页。

^② 《后汉书》卷19《耿恭传》。

刚愎自用,导致治边策略失当,匈奴再度南下,汉朝罢都护和戊己校尉,柳中的屯田举措一度停止,《后汉书》中称:“永初元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瑾、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①匈奴因此重新控制了这一带地区。至安帝延光二年(123),东汉政府采纳了当时的敦煌太守张珰派兵至柳中屯田积谷,收复匈奴占据西域失地的建议,随之派遣班勇为西域长史,出领500人屯田柳中,班勇在当地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倚赖柳中城,不仅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车师前后部,还于顺帝永建二年(127)收复焉耆、龟兹、疏勒等绿洲城邦。柳中城在西域史上的重要性再度得到彰显。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柳中城的管辖治理,特别是屯垦事业的发展,多角度推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丝绸之路”日渐繁荣。柳中城在东西交通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据文献里记载,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在此前南、北两条道路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条经过柳中抵达高昌往西行的所谓“新道”,即“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从五船北,至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②,实际上就是从玉门关西北行,越过著名的库鲁克塔格行抵柳中地界,复西行至高昌,然后与传统的北道相汇,继续西去。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政局动荡,高昌一带地区成为连接西域和内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最便捷频繁的地区,周边各方政治势力无不将其范围渗入到高昌地

① 《后汉书》卷《梁瑾传》。

② 《三国志》卷30《魏书》附《魏略·西戎传》。

区,柳中城作为各方政治势力极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在高昌历史上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诸多复杂的史实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公元327年,立府治于河西地区的张骏前凉政权在吐鲁番地区置设高昌郡,径直将内地的郡县制度引入西域,标志着吐鲁番等地从单纯的汉军屯垦地区变成郡县化的西域最大的汉人聚居区。这是西域制度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个质的飞跃。柳中绿洲作为高昌地区屯田垦荒之所,为此而改为田地县,以便在屯田垦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新疆地区出现的第一个郡县化的县级建置,前凉之后,曾先后统治过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麹氏王朝建立后,依然因袭这一传统,继续是柳中县治所在。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依然继承了这一郡县化体制。一直到沮渠氏西迁,高昌郡建国,阚、马、麹四姓王朝相继治理,其中以麹氏王朝存在时间最久。公元501年,高昌王马儒胁众内迁,途间经过白棘城(鄯善城),同行的高昌众人留恋故土,不愿东迁,于是击杀马儒,立麹嘉为高昌王。由此开始了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麹氏高昌时期的统治。此间高昌地区“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①。除了国王外,“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田地公与交河公并列为高昌二公之一,官位之高仅次于高昌王及出任高昌令尹的高昌世子,足证田地城在当时高昌国中的重要性。尔后田地县又升格为田地郡,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延和十八年(619)九月六日前敕符》见到

^① 《北史》卷97《高昌》。

田地郡存在的有力证据,说明它与交河、南平、横截一起并为麹氏王朝时期的高昌四郡之一。根据麹氏高昌实行郡、县分治制度分析,以及文书《延和十二年(613)六月十三日前后银钱账》所披露的信息,则田地郡之外,还另置设田地县。

已知吐鲁番市现存千佛洞大都始凿于沮渠氏北凉时期,而鄯善的吐峪沟千佛洞、苏贝希千佛洞的开凿则是始于前凉时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最早和新疆境内最东的一处石窟寺群。吐峪沟石窟寺位于鄯善县西南40公里的吐峪沟东西两面山崖上,西距高昌古城仅10公里,东南距柳中故城15公里,两岸石壁峭立,沟水穿谷,洞窟就镶嵌在两岸的半山腰中,叠嶂相错,鳞次栉比。唐代时称为丁谷窟,形如丁字,古称丁谷,名丁谷寺。《西州图经》记载:“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寺基依山构,揆岬疏阶,鹰塔飞空,虹梁饮汉,岩峦纷虬,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也亏星月。上则危峰迢遰;下则轻溜潺湲。实仙居之胜地,凉栖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今名“吐峪沟”,维吾尔语意为“走不通的山沟”,约自前高昌郡时期一直延续到高昌回鹘时期,麹氏高昌以前一直是高昌的国寺,基本上代表了高昌当地早期的艺术风格。

魏晋时期高昌地区与周边各地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而这一切应当都是通过柳中地区进行的。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十六国时期文书《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发骑守海符》及《兵曹条次往守还海人名文书》披露,从高昌通往敦煌著名的“大海道”已经畅通,文书里出现

的所谓“守海”的士卒即是高昌郡兵曹差人守护大海道的^①。又如据文献记载,公元442年,高昌的沮渠无讳曾率其众进攻鄯善,^②其“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自天竺、羈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中,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③依据其他资料记载,此次比龙率众西奔且末的人数占其“国人之半”,共有“四千余家”。^④文献里所谓大统八年(542),有高昌地区汉姓居民鄯米率众迁居伊州的记载,一般认为这部分鄯姓居民当为鄯善地区迁徙到高昌境内的。^⑤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政局变化对于南部鄯善国地区的深刻影响。柳中城的重要交通地位得到有力印证。

四

唐贞观二年(628),中原僧人玄奘途经高昌到天竺取经,黄昏时分进入白力城,而后于夜半到王城,按这里的“白力城”,文献里复称为“白棘城”、“白芳城”,宋人王延德行纪里称为“宝庄”等,即今天的鄯善县城。十四年(640),唐朝大军在侯君集带领之下西伐高昌,过伊吾后,由北而南经过著名的“他地道”,攻克田地城(柳中城),“虏其男女七千余口”,此或为当时高昌总人口之五分之一,系其东部要镇。故田地城攻下,唐军直逼高昌城下,最终击败与西突厥勾结并刚复自用的麴文泰,高昌被攻破,曾沿袭一个多世纪的麴氏高昌王朝覆灭,唐朝于此建立了

① 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② 《魏书》卷99《沮渠传》。

③ 《北史》卷97《鄯善传》。

④ 《宋书·氐胡传》。

⑤ 《周书·异域志》。